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




景陽岡武
松打虎

第二十三回

橫海郡柴進留賓　景陽岡武松打虎

詩曰

延士聲華似孟嘗　有如東閣納賢良　武松雄猛千夫懼　柴進風流四海揚　自信一身能殺虎　浪言三碗不過岡　報兄誅嫂眞奇特　贏得高名萬古香

話說宋江因躲一杯酒去淨手了轉出廊下來跐了火掀柄引得那漢焦燥跳將起來就欲要打宋江柴進赶將出來誤叫起宋押司因此露出姓名來那大漢聽得是宋江跪在地下那里肯起說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一時冒瀆

兄長望乞恕罪宋江扶起那漢問道足下是誰高姓大名柴進指着道這人是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今在此間一年也宋江道江湖上多聞說武二郎名字不期今日却在這里相會多幸多幸柴進道偶然豪傑相聚實是難得就請同做一席說話宋江大喜携住武松的手一同到後堂席上便喚宋清與武松相見柴進便邀武松坐地宋江連忙讓他一同在上面坐武松那里肯坐謙了半晌武松坐了第三位柴進教再整杯盤來勸三人痛飲宋江在燈下看那武松時果然是一條好漢但見

身軀凛凛相貌堂堂一雙眼光射寒星兩彎眉渾如刷漆胷脯橫濶有萬夫難敵之威風語話軒昂吐千丈凌

雲之志氣心雄膽大似撼天獅子下雲端骨健筋强如搖地貔貅臨座上如同天上降魔主眞是人間太歲神

當下宋江看了武松這表人物心中甚喜便問武松道二郎因何在此武松答道小弟在清河縣因酒後醉了與本處機密相爭一時間怒起只一拳打得那厮昏沉小弟只道他死了因此一逕地逃來投奔大官人處躲災避難今已一年有餘後來打聽得那厮却不曾死救得活了今欲正要回鄉去尋哥哥不想染患瘧疾不能勾動身回去却纔正發寒冷在那廊下向火被兄長跐了掀柄吃了那一驚驚出一身冷汗覺得這病好了宋江聽了大喜當夜飲至三更酒罷宋江就留武松在西軒下做一處安歇次日

光然說便不敢

起來柴進安排席面殺羊宰豬管待宋江不在話下過了數日宋江將出些銀兩來與武松做衣裳柴進知道那里肯要他壞錢自取出一箱段匹紬絹門下自有針工便教做三人的稱體衣裳說話的柴進因何不喜武松原來武松初來投奔柴進時也一般接納管待次後在莊上但吃醉了酒性氣剛莊客有些顧管不到處他便要下拳打他們因此滿莊裡莊客沒一箇道他好衆人只是嫌他都去柴進面前告訴他許多不是處柴進雖然不趕他只是相待得他慢了却得宋江每日帶挈他一處飲酒相陪武松的前病都不發了相伴宋江住了十數日武松思鄉要回清河縣看望哥哥柴進宋江兩箇都留他再住幾時武松

道小弟的哥哥多時不通信息因此要去望他宋江道實是二郎要去不敢苦留如若得閑時再來相會幾時武松相謝了宋江柴進取出些金銀送與武松武松謝道實是多多相擾了大官人武松縛了包裹拴了梢棒要行柴進又治酒食送路武松穿了一領新納紅紬襖戴着箇白范陽氈笠兒背上包裹提了桿棒相辭了便行宋江道弟兄之情賢弟少等一等回到自己房內取了些銀兩赶出到莊門前來說道我送兄弟一程宋江和兄弟宋清兩箇送武松待他辭了柴大官人宋江也道大官人暫別了便來三箇離了柴進東莊行了五七里路武松作別道尊兄遠了請回柴大官人必然專望宋江道何妨再送幾步路上

說些閑話不覺又過了三二里武松挽住宋江說道尊兄不必遠送常言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宋江指着道容我再行幾步兀那官道上有箇小酒店我們吃三鍾了作別三箇來到酒店裡宋江上首坐了武松倚了梢棒下席坐了宋清橫頭坐定便叫酒保打酒來且買些盤饌菓品菜蔬之類都搬來擺在桌子上三箇人飲了幾杯看看紅日平西武松便道天色將晚哥哥不棄武二時就此受武二四拜拜爲義兄宋江大喜武松納頭拜了四拜宋江叫宋清身邊取出一錠十兩銀子送與武松武松那裏肯受說道哥哥客中自用盤費宋江道賢弟不必多慮你若推却我便不認你做兄弟武松只得拜受了收放纏袋裡宋江

取些碎銀子還了酒錢武松拏了梢棒三個出酒店前來作別武松墮淚拜辭了自去宋江和宋清立在酒店門前望武松不見了方纔轉身回來行不到五里路頭只見柴大官人騎着馬背後牽着兩匹空馬來接宋江望見了大喜一同上馬回莊上來下了馬請入後堂飲酒宋江弟兄兩箇自此只在柴大官人莊上話分兩頭有詩爲証

別意悠悠去路長　挺身直上景陽岡　醉來打殺山中虎　揚得聲名滿四方

只說武松自與宋江分別之後當晚投客店歇了次日早起來打火喫了飯還了房錢拴束包裹提了梢棒便走上路尋思道江湖上只聞說及時雨宋公明果然不虛結識

得這般弟兄也不枉了。武松在路上行了幾日來到陽谷縣地面此去離那縣還遠當日晌午時分走得肚中飢渴望見前面有一箇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門前上頭寫着五箇字道三碗不過岡武松入到裡面坐下把梢棒倚了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喫只見店主人把三隻碗一雙筯一碟熱菜放在武松面前滿滿篩一碗酒來武松拿起碗一飲而盡叫道這酒好生有氣力主人家有飽肚的買些喫酒酒家道只有熟牛肉武松道好的切二三斤來吃酒店家去裡面切出二斤熟牛肉做一大盤子將來放在武松面前隨即再篩一碗酒武松吃了道好酒又篩下一碗恰好吃了三碗酒再也不來篩武松敲着卓子叫道主人家

怎的不來篩酒酒家道客官要肉便添來武松道我也要酒也再切些肉來酒家道肉便切來添與客官吃酒却不添了武松道却又作怪便問主人家道你如何不肯賣酒與我喫酒家道客官你須見我門前招旗上面明明寫道三碗不過岡武松道怎地喚做三碗不過岡酒家道俺家的酒雖是村酒却比老酒的滋味但凡客人來我店中吃了三碗的便醉了過不得前面的山岡去因此喚做三碗不過岡若是過往客人到此只喫三碗更不再問武松笑道原來恁地我却吃了三碗如何不醉酒家道我這酒叫做透瓶香又喚做出門倒初入口時醇醲好吃少刻時便倒武松道休要胡說沒地不還你錢再篩三碗來我吃酒

容與堂藏板

家見武松全然不動又篩三碗武松吃道端的好酒主人家我吃一碗還你一碗錢只顧篩來酒家道客官休只管要飲這酒端的要醉倒人没藥醫武松道休得胡鳥說便是你使蒙汗藥在裡面我也有鼻子店家被他發話不過一連又篩了三碗武松道肉便再把二斤來吃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再篩了三碗酒武松吃得口滑只顧要吃去身邊取出些碎銀子叫道主人家你且來看我銀子還你酒肉錢勾麼酒家看了道有餘還有些貼錢與你武松道不要你貼錢只將酒來篩酒家道客官你要吃酒時還有五六碗酒哩只怕你吃不的了武松道就有五六碗多時你盡數篩將來酒家道你這條長漢倘或醉倒了時怎

扶的你住武松荅道要你扶扶的不筭好漢酒家那里肯將酒來篩武松焦燥道我又不白吃你的休要引老爺性發通教你屋裡粉碎把你這鳥店子倒翻轉來酒家道這厮醉了休惹他再篩了六碗酒與武松吃了前後共吃了十五碗綽了梢棒立起身來道我却又不曾醉走出門前來笑道却不說三碗不過岡手提梢棒便走酒家趕出來叫道客官那里去武松立住了問道叫我做甚麼我又不少你酒錢喚我怎地酒家叫道我是好意你且回來我家看官司榜文武松道甚麼榜文酒家道如今前面景陽岡上有隻吊睛白額大蟲晚了出來傷人壞了三二十條大漢性命官司如今杖限打獵捕戶擒捉發落岡子路口兩邊

人民都有榜文可教往來客人結夥成隊于巳午未三箇
時辰過岡其餘寅卯申酉戌亥六箇時辰不許過岡更兼
单身客人不許白日過岡務要等伴結夥而過這早晚正
是未末申初時分我見你走都不問人枉送了自家性命
不如就我此間歇了等明日慢慢凑的三二十人一齊好
過岡子武松聽了笑道我是清河縣人氏這條景陽岡上
少也走過了一二十遭幾時見說有大蟲你休說這般鳥
話來嚇我便有大蟲我也不怕酒家道我是好意救你你
不信時進來看官司榜文武松道你鳥子聲便真箇有虎
老爺也不怕你留我在家裡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謀我財
害我性命却把鳥大蟲諕嚇我酒家道你看麼我是一片

知

好心反做惡意倒落得你恁地說你不信我時請尊便自
行正是

前車倒了千千輛　後車過了亦如然　分明指與平
川路　却把忠言當惡言

那酒店裡主人搖着頭自進店裡去了這武松提了梢棒
大着步自過景陽岡來約行了四五里路來到岡子下見
一大樹刮去了皮一片白上寫兩行字武松也頗識幾字
擡頭看時上面寫道近因景陽岡大蟲傷人但有過往客
商可於巳午未三箇時辰結夥成隊過岡勿請自悞武松
看了笑道這是酒家詭詐驚嚇那等客人便去那廝家裡
宿歇我却怕甚麼鳥橫拖着梢棒便上岡子來那時已有

是箇性漢

申牌時分這輪紅日厭厭地相傍下山武松乘着酒興只管走上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見一箇敗落的山神廟行到廟前見這廟門上貼着一張印信榜文武松住了脚讀時上面寫道陽谷縣爲這景陽岡上新有一隻大蟲近來傷害人命見今杖限各鄉里正并獵戶人等打捕未獲如有過往客商人等可于巳午未三箇時辰結伴過岡其餘時分及單身客人白日不許過岡恐被傷害性命不便各宜知悉武松讀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發步再回酒店裡來尋思道我回去時須吃他耻笑不是好漢難以轉去存想了一回說道怕甚麼鳥且只顧上去看怎地武松正走看看酒湧上來便把氈笠兒背在脊梁上將

梢棒縮在肋下一步步上那岡子來回頭看這日色時漸漸地墜下去了此時正是十月間天氣日短夜長容易得晚武松自言自說道那得甚麼大蟲人自怕了不敢上山武松走了一直酒力發作焦熱起來一隻手提着梢棒一隻手把胸膛前袒開踉踉蹌蹌直逩過亂樹林來見一塊光撻撻大青石把那梢棒倚在一邊放翻身體却待要睡只見發起一陣狂風來看那風時但見

無形無影透人懷　四季能吹萬物開　就樹撮將黃葉去　入山推出白雲來

原來但凡世上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那一陣風過處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武

文。異。忒。
奥。妙。絶。
妙。絶。

松見了叫聲呵呀從青石上翻將下來便拏那條梢棒在手裏閃在青石邊那箇大蟲又飢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畧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撲從半空裏攛將下來武松被那一驚酒都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那大蟲背後看人最難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胯一掀掀將起來武松只一躲躲在一邊大蟲見掀他不着吼一聲却似半天裏起箇霹靂振得那山岡也動把這鐵棒也似虎尾倒竪起來只一剪武松却又閃在一邊原來那大蟲拿人只是一撲一掀一剪三般提不着時氣性先自沒了一半那大蟲又剪不着再吼了一聲一兜兜將回來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回來雙手輪

起梢棒盡平生氣力只一棒從半空劈將下來只聽得一聲響簌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臉打將下來定睛看時一棒劈不着大蟲原來慌了正打在枯樹上把那條梢棒折做兩截只拏得一半在手裡那大蟲咆哮性發起來翻身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遠那大蟲却好把兩隻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肐膝地揪住一按按將下來那隻大蟲急要掙扎早沒了氣力被武松儘氣力納定那里肯放半點兒鬆寬武松把隻腳望大蟲面門上眼睛裡只顧亂踢那大蟲咆哮起來把身底下扒起兩堆黃泥做了一箇土坑武松把那大蟲嘴直按下黃泥坑裡去

那大蟲吃武松奈何得沒了些氣力武松把左手緊緊地揪住頂花皮偷出右手來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儘平生之力只顧打打得五七十拳那大蟲眼裡口裡鼻子裡耳朵裡都迸出鮮血來那武松儘平昔神威仗胸中武藝半歇兒把大蟲打做一堆却似倘着一箇錦布袋有一篇古風單道景陽岡武松打虎但見

景陽岡頭風正狂　萬里陰雲霾日光　焰焰滿川楓葉赤　紛紛遍地草芽黃　觸目晚霞掛林藪　侵人冷霧滿穹蒼　忽聞一聲霹靂響　山腰飛出獸中王　昂頭踴躍逞牙爪　谷口麋鹿皆奔忙　山中狐兎潛踪跡　澗內獐猿驚且慌　卞莊見後魂魄喪　存孝

遇時心膽强　淸河壯士酒未醒　忽在岡頭偶相迎
上下尋人虎飢渴　撞着猙獰來撲人　虎來撲人似
山倒　人去迎虎如岩傾　臂腕落時墜飛砲　爪牙
爬處成泥坑　拳頭脚尖如雨點　淋漓兩手鮮血染
穢汚腥風滿松林　散亂毛鬚墜山奄　近看千鈞勢
未休　遠觀八面威風斂　身横野草錦斑銷　緊閉
雙睛光不閃

當下景陽岡上那隻猛虎被武松沒頓飯之間一頓拳脚打得那大蟲動撣不得使得口裏兀自氣喘武松放了手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棒橛拏在手裡只怕大蟲不死把棒橛又打了一回那大蟲氣都沒了武松再尋思道我就

前波瀾

好想頭文人之心妙筆花化奇奇

地拖得這死大蟲下岡子去就血泊裡雙手來提時那里提得動原來使盡了氣力手脚都踈軟了動撣不得武松再來青石坐了半歇尋思道天色看看黑了倘或又跳出一隻大蟲來時我却怎地鬬得他過且掙扎下岡子去明早却來理會就石頭邊尋了氊笠兒轉過亂樹林邊一步步捱下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只見枯草叢中鑽出兩隻大蟲來武松道阿呀我今番死也性命罷了只見那兩箇大蟲於黑影裡直立起來武松定睛看時却是兩箇人把虎皮縫做衣裳緊緊拼在身上那兩箇人手裡各拏着一條五股叉見了武松吃一驚道你那人吃了忽律心豹子肝獅子腿膽倒包着身軀如何敢獨自一箇昏黑將夜

又沒器械走過岡子來不知你是人是鬼武松道你兩箇是甚麼人那箇人道我們是本處獵戶武松道你們上嶺來做甚麼兩箇獵戶失驚道你兀自不知哩如今景陽岡上有一隻極大的大蟲夜夜出來傷人只我們獵戶也折了七八箇過往客人不記其數都被這畜生吃了本縣知縣着落當鄉里正和我們獵戶人等捕捉那業畜勢大難近得他誰敢向前我們為他正不知吃了多少限棒只捉他不得今夜又該我們兩箇捕獵和十數箇鄉夫在此上上下下放了窩弓藥箭等他正在這里埋伏却見你大剌剌地從岡子上走將下來我兩箇吃了一驚你却正是甚人曾見大蟲麼武松道我是清河縣人氏姓武排行第二

却纔岡子上亂樹林邊正撞着那大蟲被我一頓拳脚打死了兩箇獵戸聽得癡呆了說道怕沒這話武松道你不信時只看我身上兀自有血跡兩箇道怎地打來武松把那打大蟲的本事再說了一遍兩箇獵戸聽了又驚又喜叫攏那十箇鄉夫來只見這十箇鄉夫都拏着鋼叉踏弩刀鎗隨即攏來武松問道他們衆人如何不隨着你兩箇上山獵戸道便是那畜生利害他們如何敢上來一夥十數箇人都在面前兩箇獵戸把武松打殺大蟲的事說向衆人衆人都不肯信武松道你衆人不肯信時我和你去看便了衆人身邊都有火刀火石隨即發出火來點起五七箇火把衆人都跟着武松一同再上岡子來看見那大

蟲倣一堆見死在那里衆人見了大喜先叫一箇去報知本縣里正并該管上戶這里五七箇鄉夫自把大蟲縛了擡下岡子來到得嶺下早有七八十人都閧將來先把死大蟲擡在前面將一乘兜轎擡了武松逕投本處一箇上戶家來那戶里正都在莊前迎接把這大蟲擡到草廳上却有本鄉上戶本鄉獵戶三二十人都來相探武松衆人問道壯士高姓大名貴鄉何處武松道小人是此間隣郡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因從滄州回鄉來昨晚在岡子那邊酒店吃得大醉了上岡子來正撞見這畜生把那打虎的身分拳脚細說了一遍衆上戶道眞乃英雄好漢衆獵戶先把野味將來與武松把杯武松因打大蟲

困乏了要睡大戶便教莊客打併客房且教武松歇息到
天明上戶先使人去縣裡報知一面合具虎牀安排端正
迎送縣裡去天明武松起來洗漱罷衆多上戶牽一腔羊
挑一擔酒都在廳前伺候武松穿了衣裳整頓巾幘出到
前面與衆人相見衆上戶把盞說道被這箇畜生正不知
害了多少人性命連累獵戶吃了幾頓限棒今日幸得壯
士來到除了這箇大害一鄉中人民有福第二客侶通行
實出壯士之賜武松謝道非小子之能托賴衆長上福蔭
衆人都來作賀吃了一早晨酒食擡出大蟲放在虎牀上
衆鄉村上戶都把叚疋花紅來掛與武松武松有些行李
包裹寄在莊上一齊都出莊門前來早有陽谷縣知縣相

公使人來接武松都相見了叫四箇莊客將乘凉轎來擡了武松把那大蟲扛在前面掛着花紅段疋迎到陽谷縣裡來那陽谷縣人民聽得說一箇壯士打死了景陽岡上大蟲迎喝將來盡皆出來看鬨動了那箇縣治武松在轎上看時只見亞肩疊背鬧鬧穰穰屯街塞巷都來看迎大蟲到縣前衙門口知縣已在廳上專等武松下了轎扛着大蟲都到廳前放在甬道上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又見了這箇老大錦毛大蟲心中自忖道不是這箇漢怎地打的這箇猛虎便喚武松上廳來武松去廳前聲了喏知縣問道你那打虎的壯士你却說怎生打了這箇大蟲武松就廳前將打虎的本事說了一遍廳上廳下衆多人等

都驚的呆了知縣就廳上賜了幾杯酒將出上戶湊的賞賜錢一千貫賞賜與武松武松禀道小人托賴相公的福蔭偶然僥倖打死了這箇大蟲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賞賜小人聞知這衆獵戶因這箇大蟲受了相公責罰何不就把這一千貫給散與衆人去用知縣道既是如此任從壯士武松就把這賞錢在廳上散與衆人獵戶知縣見他忠厚仁德有心要擡舉他便道雖你原是清河縣人氏與我這陽谷縣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叅你在本縣做箇都頭如何武松跪謝道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終身受賜知縣隨即喚押司立了文案當日便叅武松做了步兵都頭衆上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連連吃了三五日酒武松自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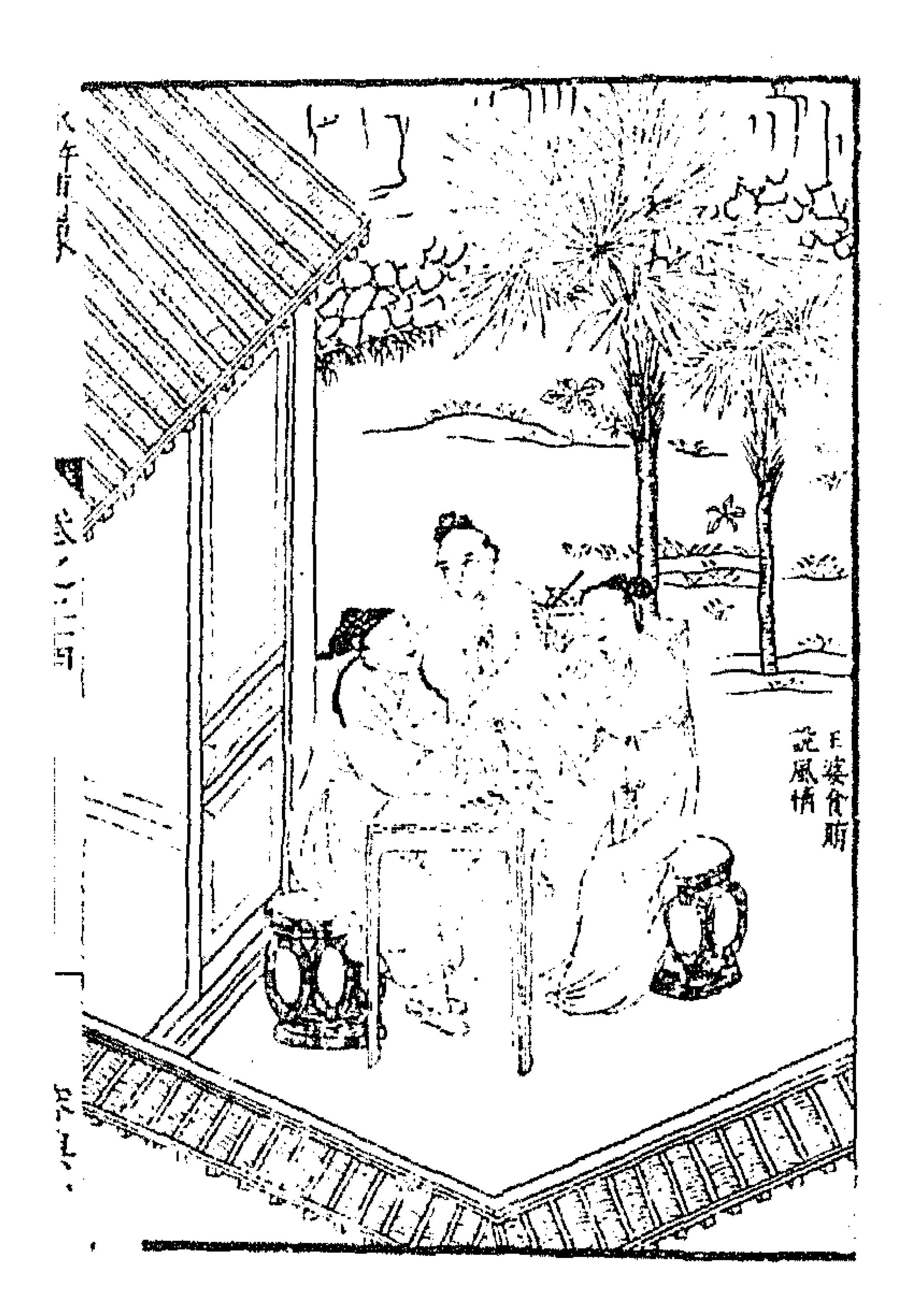
中想道我本要回清河縣去看望哥哥誰想倒來做了陽谷縣都頭自此上官見愛鄉里聞名又過了三二日那一日武松心閑走出縣前來閑翫只聽得背後一箇人叫聲武都頭你今日發跡了如何不看覷我則箇武松回過頭來看了叫聲阿也你如何却在這里不是武松見了這箇人有分教陽谷縣裡屍橫血染直教鋼刀響處人頭滚寶劒揮時熱血流正是只因酒色忘家國幾見詩書誤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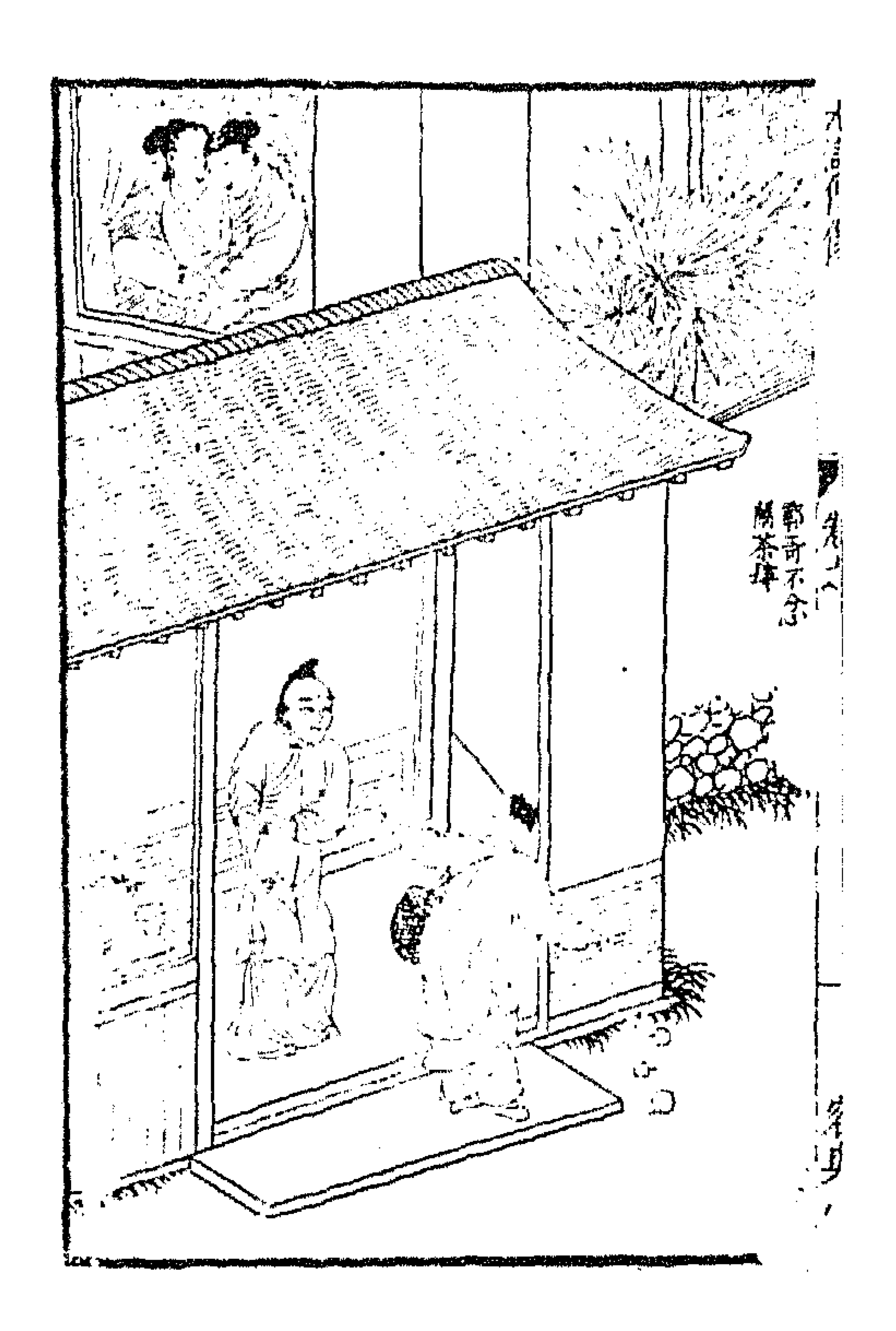
畢竟叫喚武都頭的正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李卓吾曰人以武松打虎到底有些怯在不如李逵勇猛也此村學究見識如何讀得水滸傳不知此正施羅

二公傳神処李是爲毋報仇不顧性命者武乃出于一時不得不如此耳俗人何足言此俗人何足言此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三終


王婆貪賄
說風情


鄆哥不忿
鬧茶肆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四

第二十四回

王婆貪賄說風情　鄆哥不忿鬧茶肆

詩曰

酒色端能悞國邦　由來美色陷忠良　紂因妲己宗祧失　吳爲西施社稷亡　自愛青春行處樂　豈知紅粉笑中鎗　武松已殺貪淫婦　莫向東風怨彼蒼

話說當日武都頭回轉身來看見那人撲翻身便拜那人原來不是別人正是武松的嫡親哥哥武大郎武松拜罷說道一年有餘不見哥哥如何郤在這裡武大道二哥你去了許多時如何不寄封書來與我我又怨你又想你武

松道哥哥如何是怨我我想我武大道我怨你時常初你在清河縣裏要便吃酒醉了和人相打如常吃官司教我要便隨衙聽候不曾有一箇月淨辦常教我受苦這箇便是怨你處想你時我近來取得一箇老小清河縣人不怯氣都來相欺負沒人做主你在家時誰敢來放箇屁我如今在那裏安不得身只得搬來這裏賃房居住因此便是想你處看官聽說原來武大與武松是一母所生兩箇武松身長八尺一貌堂堂渾身上下有千百斤氣力不恁地如何打得那箇猛虎這武大郎身不滿五尺面目生得猙獰頭腦可笑清河縣人見他生得短矮起他一箇諢名叫做三寸釘谷樹皮那清河縣裡有一箇大戶人家有箇使女

小名喚做潘金蓮年方二十餘歲頗有些顏色因爲那箇大户要纏他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從那箇大户以此恨記于心却倒賠些房奩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地嫁與他自從武大娶得那婦人之後清河縣裡有幾箇奸詐的浮浪子弟們却來他家裡薅惱原來這婦人見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猿不會風流這婆娘倒諸般好爲頭的愛偷漢子有詩爲證

金蓮容貌更堪題　笑蹙春山八字眉　若遇風流清子弟　等閑雲雨便偷期

却說那潘金蓮過門之後武大是箇懦弱依本分的人被這一班人不時間在門前叫道好一塊羊肉倒落在狗口

裏因此武大在清河縣住不牢搬來這陽谷縣紫石街賃房居住每日仍舊挑賣炊餅此日正在縣前做買賣當下見了武松武大道兄弟我前日在街上聽得人沸沸地說道景陽岡上一箇打虎的壯士姓武縣裡知縣叅他做箇都頭我也八分猜道是你原來今日纔得撞見我且不做買賣一同和你家去武松道哥哥家在那里武大用手指道只在前面紫石街便是武松替武大挑了擔兒武大引着武松轉灣抹角一逕望紫石街來轉過兩箇灣來到一箇茶坊間壁武大叫一聲大嫂開門只見蘆簾起處一箇婦人出到簾子下應道大哥怎地半早便歸武大道你箇叔叔在這里且來廝見武大郎接了擔兒入去便出來道

二哥入屋裏來和你嫂嫂相見武松揭起簾子入進裡面
與那婦人相見武大說道大嫂原來景陽岡上打死大蟲
新充做都頭的正是我這兄弟那婦人叉手向前道叔叔
萬福武松道嫂嫂請坐武松當下推金山倒玉柱納頭便
拜那婦人向前扶住武松道叔叔折殺奴家武松道嫂嫂
受禮那婦人道奴家也聽得說道有箇打虎的好漢迎到
縣前奴家也正待要去看一看不想去得太遲了赶不上
不曾看見原來却是叔叔且請叔叔到樓上去坐武松看
那婦人時但見

眉似初春柳葉常含着雨恨雲愁臉如三月桃花暗藏
着風情月意纖腰裊娜拘束的燕懶鶯慵檀口輕盈勾

引得蜂狂蝶亂玉貌妖嬈花解語芳容窈窕玉生香

當下那婦人叫武大請武松上樓主客席裡坐地三箇人同歸到樓上坐了那婦人看着武大道我陪侍着叔叔坐地你去安排些酒食來管待叔叔武大應道最好二哥你且坐一坐我便來也武大下樓去了那婦人在樓上看了武松這表人物自心裏尋思道武松與他是嫡親一母兄弟他又生的這般長大我嫁得這等一箇也不枉了爲人一世你看我那三寸丁谷樹皮三分相人七分似鬼我直恁地晦氣據着武松大蟲也吃他打了他必然好氣力說他又未曾婚娶何不叫他搬來我家住不想這段因緣却在這里那婦人臉上堆下笑來問武松道叔叔來這里幾

日了武松答道到此間十數日了婦人道叔叔在那里安歇武松道胡亂權在縣衙裡安歇那婦人道叔叔恁地時却不便當武松道獨自一身容易料理早晚自有土兵伏侍婦人道那等人伏侍叔叔怎地顧管得到何不搬來一家裡住早晚要些湯水吃時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吃不強似這般腌臢人安排飲食叔叔便吃口清湯也放心得下武松道深謝嫂嫂那婦人道莫不別處有嬸嬸可取來厮會也好武松道武二並不曾婚娶婦人又問道叔叔青春多少武松道虛度二十五歲那婦人道長奴三歲叔叔今番從那里來武松道在滄州住了一年有餘只想哥哥在清河縣住不想却搬在這里那婦人道一言難盡自從

容與堂藏版

嫁得你哥哥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負清河縣裡住不得搬來這里若得叔叔這般雄壯誰敢道箇不字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二撒潑那婦人道怎地這般顛倒說常言道人無剛骨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這般三答不回頭四答和身轉的人有詩爲証

叔嫂萍蹤得偶逢　嬌嬈偏逞秀儀容　私心便欲成歡會　暗把邪言釣武松

却說潘金蓮言語甚是精細撒清武松道家兄却不道得惹事要嫂嫂憂心正在樓上說話未了武大買了些酒肉菜品歸來放在厨下走上樓來叫道大嫂你下來安排那婦人應道你看那不曉事的叔叔在這里坐地却教我撇

了下來武松道嫂嫂請自便那婦人道何不去叫間壁王
乾娘安排便了只是這般不見便武大自去央了間壁王
婆安排端正了都搬上樓來擺在卓子上無非是些魚肉
菓菜之類隨即盪酒上來武大叫婦人坐了主位武松對
席武大打横三箇人坐下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
拏起酒來道叔叔休怪沒甚管待請酒一杯武松道感謝
嫂嫂休這般說武大只顧上下篩酒盪酒那里來管別事
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兒叫叔叔怎地魚和肉也不吃一
塊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是箇直性的漢子只把做親
嫂嫂相待誰知那婦人是箇使女出身慣會小意兒亦不
想那婦人一片引人的心武大又是箇善弱的人那里會

管待人那婦人吃了幾杯酒一雙眼只看着武松的身上武松吃他看不過只低了頭不恁麼理會當日吃了十數杯酒武松便起身武大道二哥再吃幾杯了去武松道只好恁地却又來望哥哥都送下樓來那婦人道叔叔是必搬來家裡住若是叔叔不搬來時教我兩口兒也吃別人笑話親兄弟難比別人大哥你便打點一間房屋請叔叔來家裡過活休教鄰舍街坊道個不是武大道大嫂說的是二哥你便搬來也教我爭口氣武松道既是哥哥嫂嫂恁地說時今晚有些行李便取了來那婦人道叔叔是必記心奴這里專望有詩為証

可怪金蓮用意深　包藏婬行蕩春心　武松正大元

難犯　耿耿清名抵萬金

那婦人情意十分慇懃武松別了哥嫂離了紫石街逕投縣裡來正值知縣在廳上坐衙武松上廳來稟道武松有箇親兄搬在紫石街居住武松欲就家裡宿歇早晚衙門中聽候使喚不敢擅去請恩相鈞旨知縣道這是孝悌的勾當我如何阻你其理正當你可每日來縣裡伺候武松謝了收拾行李鋪蓋有那新製的衣服并前者賞賜的物件叫箇土兵挑了武松引到哥哥家裡那婦人見了却比半夜裡拾金寶的一般歡喜堆下笑來武大叫箇木匠就樓下整了一間房鋪下一張牀裡面放一條卓子安兩箇杌子一箇火爐武松先把行李安頓了分付土兵自回去

鬼。鬼。假。神

當晚就哥嫂家裏歇臥。次日早起。那婦人慌忙起來燒洗面湯。舀漱口水。叫武松洗漱了口面。裹了巾幘。出門去縣裡畫卯。那婦人道。叔叔畫了卯。早些個歸來吃飯。休去別處吃。武松道。便來也。逕去縣裡畫了卯。伺候了一早晨。回到家裡。那婦人洗手剔甲。齊齊整整安排下飯食。三口兒共卓兒食。武松是個直性的人。倒無安身之處。吃了飯。那婦人雙手捧一盞茶遞與武松吃。武松道。教嫂嫂生受。武松寢食不安。縣裡撥一箇土兵來使喚。那婦人連聲叫道。叔叔却怎地這般見外。自家的骨肉。又不伏侍了別人。便撥一箇土兵來使用。這廝上鍋上竈地不乾淨。奴眼裏也看不得這等人。武松道。恁地時却生受嫂嫂。有詩為証

武松儀表甚溫柔　阿嫂婬心不可收　籠絡歸來家裡住　要同雲雨會風流

話休絮繁自從武松搬將家裡來取些銀子與武大教買餅饊茶菓請鄰舍吃茶衆鄰舍鬭分子來與武松人情武大又安排了回席都不在話下過了數日武松取出一疋彩色段子與嫂嫂做衣裳那婦人笑嘻嘻道叔叔如何使得既然叔叔把與奴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武松自此只在哥哥家裡宿歇武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裡畫卯承應差使不論歸遲歸早那婦人頓羹頓飯歡天喜地伏侍武松武松倒安身不得那婦人常把些言語來撩撥他武松是個硬心直漢却不見怪有話即長無

話卽短不覺過了一月有餘看看是十一月天氣連日朔風緊起四下里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飛下一天瑞雪來怎見得好雪正是

盡道豐年瑞　豐年瑞若何　長安有貧者　宜瑞不宜多

當日那雪直下到一更天氣却似銀鋪世界玉碾乾坤次日武松清早出去縣裏畫卯直到日中未歸武大被這婦人赶出去做買賣央及間壁王婆買下些酒肉之類去武松房裡簇了一盆炭火心裏自想道我今日着實撩鬭他一撩鬭不信他不動情那婦人獨自一箇冷冷清清立在簾兒下看那大雪但見

萬里彤雲密布空中祥瑞飄簾瓊花片片舞前簷剡溪當此際凍住子猷船頃刻樓臺如玉江山銀色相連飛瓊撒粉漫遮天當時呂蒙正窰內嘆無錢

其日武松正在雪裡踏着那亂瓊碎玉歸來那婦人推起簾子陪着笑臉迎接道叔叔寒冷武松道感謝嫂嫂憂念入得門來便把氊笠兒除將下來那婦人雙手去接武松道不勞嫂嫂生受自把雪來拂了掛在壁上解了腰裡纏袋脫了身上鸚哥綠紵絲衲襖入房裡搭了那婦人便道奴等一早起叔叔怎地不歸來吃早飯武松道便是縣裡一箇相識請吃早飯却纔又有一個作杯我不柰煩一直走到家來那婦人道恁地叔叔向火武松道便好脫了油

靴換了一雙襪子穿了煖鞋掇條杌子自近火邊坐地那婦人把前門上了拴後門也關了却搬些按酒菓品菜蔬入武松房裡來擺在卓子上武松問道哥哥那里去未歸婦人道你哥哥每日自出去做買賣我和叔叔自飲三杯武松道一發等哥哥家來吃婦人道那里等的他來說猶未了早煖了一注子酒來武松道嫂嫂坐地等武二去盪酒正當婦人道叔叔你自便那婦人也掇條杌子近火邊坐了卓兒上擺着杯盤那婦人拏盞酒擎在手裡看着武松道叔叔滿飲此杯武松接過手去一飲而盡那婦人又篩一杯酒來說道天色寒冷叔叔飲箇成雙杯兒武松道嫂嫂自便接來又一飲而盡武松却篩一杯酒遞與那婦

無一語不盡

人吃婦人接過酒來吃了却拿注子再斟酒來放在武松面前那婦人將酥胸微露雲鬟半𦠆臉上堆着笑容說道我聽得一箇閒人說道叔叔在縣前東街上養着一箇唱的敢端的有這話麼武松道嫂嫂休聽外人胡說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婦人道我不信只怕叔叔口頭不似心頭武松道嫂嫂不信時只問哥哥那婦人道他曉的甚麼曉的這等事時不賣炊餅了叔叔且請一杯連篩了三四杯酒飲了那婦人也有三杯酒落肚鬨動春心那里按納得住只管把閑話來說武松也知了八九分自家只把頭來低了却不來兜攬他那婦人起身去盪酒武松自在房裡拏起火筯簇火那婦人煖了一注子酒來到房裡一隻手

武二真是鐵耶丈夫忠愛和和可知不耶如

拏着注子一隻手便去武松肩胛上只一捏說道叔叔只穿這些衣裳不冷武松已自有五分不快意也不應他那婦人見他不應劈手便來奪火筯口裏道叔叔你不會簇火我與你撥火只要一似火盆常熱便好武松有八分焦燥只不做聲那婦人慾心似火不看武松焦燥便放了火筯却篩一盞酒來自呷了一口剩了大半盞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喫我這半盞兒殘酒武松劈手奪來潑在地下說道嫂嫂休要恁地不識羞耻把手只一推爭些兒把那婦人推一交武松睜起眼來道武二是箇頂天立地噙齒帶髮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沒人倫的猪狗嫂嫂休要這般不識廉耻爲此等的勾當倘有些風吹草動武二

眼裡認的是嫂嫂拳頭却不認的是嫂嫂再來休要恁地那婦人通紅了臉便收拾了杯盤盞碟口裏說道我自作樂耍子不值得便當真起來好不識人敬重搬了家火自向厨下去了有詩為証

潑賤操心太不良　貪婬無耻壞綱常　席間尚且求
雲雨　反被都頭罵一場

却說潘金蓮勾搭武松不動反被搶白一場武松自在房裡氣忿忿地天色却早未牌時分武大挑了擔兒歸來推門那婦人慌忙開門武大進來歇了擔兒隨到厨下見老婆雙眼哭的紅紅的武大道你和誰鬧來那婦人道都是你不爭氣教外人來欺負我武大道誰人敢來欺負你婦

也夜分僧妹一箇劒將
郎節詩人說來復一
手氣才情處手一箇

人道情知是有誰承奈武二那厮我見他大雪裏歸來連忙安排酒請他吃他見前後沒人便把言語來調戲我武大道我的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做聲乞鄰舍家笑話武大撇了老婆來到武松房裡叫道二哥你不曾吃點心我和你吃些箇武松只不則聲尋思了半晌再脫了絲鞋依舊穿上油膀靴着了上蓋帶上氈笠兒一頭繫纏袋一面出門武大叫道二哥那里去也不應一直地只顧去了武大回到廚下來問老婆道我叫他又不應只顧望縣前這條路走了去正是不知怎地了那婦人罵道糊突桶有甚麼難見處那厮羞了沒臉兒見你走了出去我猜他已定叫箇人來搬行李不要在這里宿歇却不說

你留他武大道他搬了去須吃別人笑話那婦人道混沌魍魎他來調戲我到不吃別人笑你要便自和他道話我却做不的這樣人你還了我一紙休書來你自留他便是了武大那里敢再開口正在家中兩口兒絮聒只見武松引了一箇土兵拏着條匾担逕來房裡收拾了行李便出門去武大赶出來叫道二哥做甚麼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問說起來裝你的幌子你只由我自去便了武大那里敢再問備細由武松搬了去那婦人在裡面喃喃吶吶的罵道却也好只道說是親難轉債人只道一箇親兄弟做都頭怎地養活了哥嫂却不知反來嚼咬人正是花木瓜空好看你搬了去倒謝天地且得冤家離眼前武大

見老婆這等罵正不知怎地心中只是咄咄不樂放他不下自從武松搬了去縣衙裏宿歇武大自依然每日上街挑賣炊餅本待要去縣裡尋兄弟說話却被這婆娘千叮萬囑分付教不要去兜攬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有詩爲証

兩意雲情不遂謀　心中誰信起戈矛　生將武二搬離去　骨肉翻令作寇讎

撚指間歲月如流不覺雲晴過了十數日却說本縣知縣自到任已來却得二年半多了撰得好些金銀欲待要使人送上東京去與親眷處收貯恐到京師轉除他處時要使用却怕路上被人劫了去須得一個有本事的心腹人

去便好猛可想起武松來須是此人可去有這等英雄了
得當日便與武松到衙內商議道我有一箇親戚在東京
城裡住欲要送一擔禮物去就捎封書問安則箇只恐途
中不好行須是得你這等英雄好漢方去得你可休辭辛
苦與我去走一遭回來我自重重賞你武松應道小人得
蒙恩相擡舉安敢推故既蒙差遣只得便去小人也自來
不曾到東京就那里觀看光景一遭相公明日打點端正
了便行知縣大喜賞了三杯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領下知
縣言語出縣門來到得下處取了些銀兩叫了箇士兵却
來街上買了一瓶酒并魚肉菓品之類一逕投紫石街來
直到武大家裡武大恰好賣炊餅了回來見武松在門前

好點逗

坐地叫土兵去厨下安排那婦人餘情不斷見武松把將酒食來心中自想道莫不這廝思量我了却又回來那廝以定强不過我且慢慢地相問他那婦人便上樓去重勻粉面再整雲鬟換些艷色衣服穿了來到門前迎接武松那婦人拜道叔叔不知怎地錯見了好幾日並不上門教奴心裏沒理會處每日叫你哥哥來縣裏尋叔叔陪話歸來只說道沒尋處今日且喜得叔叔家來沒事壞錢做甚麼武松答道武二有句話特來要和哥哥嫂嫂說知則箇那婦人道既是如此樓上去坐地三箇人來到樓上客位裡武松讓哥嫂上首坐了武松掇條杌子橫頭坐了土兵搬將酒肉上樓來擺在桌子上武松勸哥哥嫂嫂吃酒那

婦人只顧把眼來睃武松武松只顧吃酒酒至五巡武松
討副勸杯叫土兵篩了一杯酒拏在手裡看着武大道大
哥在上今日武二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便要
起程多是兩箇月少是四五十日便回有句話特來和你
說知你從來為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被外人來欺負假
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為始只做五扇籠出
去賣每日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吃酒歸到家裡便下了簾
子早閉上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如若有人欺負你不要
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大哥依我時滿飲此杯
武大接了酒道我兄弟見得是我都依你說吃過了一杯
酒武松再篩第二杯酒對那婦人說道嫂嫂是個精細的

傳神傳神寫作淫詩語奇

人不必用武松多說我哥哥爲人質朴全靠嫂嫂做主看覷他常言道表壯不如裡壯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煩惱做甚麼豈不聞古人言籬牢犬不入那婦人聽了這話被武松說了這一篇一點紅從耳朶邊起紫漲了面皮指着武大便罵道你這箇腌臢混沌有甚麼言語在外人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一箇不帶頭巾男子漢叮叮噹噹響的婆娘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走的馬人面上行的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鱉老婆自從嫁了武大眞箇螻蟻也不敢入屋裡來有甚麼籬笆不牢犬兒鑽得入來你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下落丟下磚頭瓦兒一箇也要着地武松笑道若得嫂嫂這般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應卻不要心頭

衆不如畫出何文人乃說殺[illegible]

不似口頭既然如此武二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請飲過此杯那婦人推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走到半胡梯上發話道你既是聰明伶俐恰不道長嫂爲母我當初嫁武大時曾不聽得說有甚麼阿叔那里走得來是親不是親便要做喬家公自是老娘晦氣了鳥撞着許多事哭下樓去了有詩爲証

苦口良言諫勸多　金蓮懷恨起風波　自家惶愧難存坐　氣殺英雄小二哥

且說那婦人做出許多奸僞張致那武大武松弟兄兩箇喫了幾杯武松拜辭哥哥武大道兄弟去了早早回來和你相見口裏說不覺眼中墮淚武松見武大眼中垂淚又

說道哥哥便不做得買賣也罷只在家裡坐地盤纏兄弟自送將來武大送武松下樓來臨出門武松又道大哥我的言語休要忘了武松帶了土兵自回縣前來收拾次日早起來拴束了包裹來見知縣那知縣已自先差下一輛車兒把箱籠都裝載車子上點兩箇精壯土兵縣衙裡撥兩個心腹伴當都分付了那四個跟了武松就廳前拜辭了知縣拽扎起提了朴刀監押車子一行五人離了陽谷縣取路望東京來在路免不得飢飡渴飲夜宿曉行都不在話下話分兩頭只說武大郎自從武松說了去整整的乞那婆娘罵了三四日武大忍氣吞聲由他自罵心裏只依着兄弟的言語真個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賣未晚

便歸一脚歇了擔兒便去除了簾子關上大門却來家裡坐地那婦人看了這般心内焦燥指着武大臉上罵道混沌濁物我倒不曾見日頭在半天裡便把着喪門關了也須吃別人道我家怎地禁鬼聽你那兄弟鳥嘴也不怕別人笑恥武大道由他們笑道說我家禁鬼我的兄弟說的是好話省了多少是非那婦人道呸濁物你是箇男子漢自不做主却聽別人調遣武大搖手道由他他說的話是金子言語自武松去了十數日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歸歸到家裡便關了門那婦人也和他鬧了幾場向後鬧慣了不以爲事自此這婦人約莫到武大歸時先自去收了簾子關上大門武大見了自心裡也喜尋思道恁地時却

好又過了三二日冬已將殘天色回陽微煖當日武大將次歸來那婦人慣了自先向門前來叉那簾子也是合當有事却好一箇人從簾子邊走過自古道沒巧不成話這婦人正手裡拿叉竿不牢失手滑將倒去不端不正却好打在那人頭巾上那人立住了脚正待要發作回過臉來看時是個生的妖娆的婦人先自酥了半邊那怒氣直鑽過爪洼國去了變作笑吟吟的臉兒這婦人情知不是叉手深深地道箇萬福說道奴家一時失手官人休怪那人一頭把手整頭巾一面把腰曲着地還禮道不妨事娘子請尊便却被這間壁的王婆見了那婆子正在茶局子裏水簾底下看見了笑道兀誰教大官人打這屋簷邊過打。

得正好那人笑道到是小人不是冲撞娘子休怪那婦人荅道官人不要見責那人又笑着大大地唱箇肥喏道小人不敢那一雙眼都只在這婦人身上臨動身也回了七八遍頭自搖搖擺擺踏着八字脚去了有詩為証

風日清和漫出遊　偶從簾下識嬌羞　只因臨去秋波轉　惹起春心不肯休

這婦人自收了簾子叉竿歸去掩上大門等武大歸來再說那人姓甚名誰那里居住原來只是陽谷縣一箇破落戶財主就縣前開着箇生藥舖從小也是一箇奸詐的人使得些好拳棒近來暴發跡專在縣裡管些公事與人放刁把濫說事過錢排陷官吏因此滿縣人都饒讓他些箇

那人複姓西門單諱一箇慶字排行第一人都喚他做西門大郎近來發跡有錢人都稱他做西門大官人不多時只見那西門慶一轉踅入王婆茶坊裡來便去裡邊水簾下坐了王婆笑道大官人却纔唱得好箇大肥喏西門慶也笑道乾娘你且來我問你間壁這個雌兒是誰的老小王婆道他是閻羅大王的妹子五道將軍的女兒武大官的妻問他怎地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休要取笑王婆道大官人怎麼不認得他老公便是每日在縣前賣熟食的西門慶道莫非是賣棗糕徐三的老婆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的也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敢是銀擔子李二的老婆王婆搖頭道不是若是他的時也倒是

一雙西門慶道倒敢是花胳膊陸小乙的妻子王婆大笑道不是若是他的時又是好一對兒大官人再猜一猜西門慶道乾娘我其實猜不着王婆哈哈笑道好教大官人得知了笑一聲他的蓋老便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西門慶跌脚笑道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谷樹皮的武大郎王婆道正是他西門慶聽了叫起苦來說道好塊羊肉怎地落在狗口裏王婆道便是這般苦事自古道駿馬却䭾痴漢走美妻常伴拙夫眠月下老偏生要是這般配合西門慶道王乾娘我少你多少茶錢王婆道不多由他歇些時却筭西門慶又道你兒子跟誰出去王婆道說不得跟一箇客人淮上去至今不歸又不知死活西門慶道却不

叫他跟我王婆笑道若得大官人擡舉他十分之好西門
慶道等他歸來却再計較再說了幾句閑話相謝起身去
了約莫未及兩箇時辰又踅將來王婆店門口簾邊坐地
朝着武大門前半歇王婆出來道大官人吃箇梅湯西門
慶道最好多加些酸王婆做了一箇梅湯雙手遞與西門
慶西門慶慢慢地吃了盞托放在卓子上西門慶道王乾
娘你這梅湯做得好有多少在屋裡王婆笑道老身做了
一世媒那討一箇在屋裡西門慶道我問你梅湯你却說
做媒差了多少王婆道老身只聽的大官人問這媒做得
好老身只道說做媒西門慶道乾娘你既是撮合山也與
我做頭媒說頭好親事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大官人你

宅上大娘子得知時婆子這臉怎吃得耳刮子西門慶道我家大娘子最好極是容得人見今也討幾個身邊人在家裡只是沒一箇中得我意的你有這般好的與我張主一箇便來說不妨若是回頭人也好只是中得我意王婆道前日有一箇倒好只怕大官人不要西門慶道若好時你與我說成了我自謝你王婆道生得十二分人物只是年紀大些西門慶道便差一兩歲也不打緊真個幾歲王婆道那娘子戊寅生屬虎的新年却好九十三歲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要扯着風臉取笑西門慶笑了起身去看看天色晚了王婆却纔點上燈來正要關門只見西門慶又踅將來逕去簾底下那座頭上坐了朝着武大

門前只顧望王婆道大官人吃箇和合湯如何西門慶道最好乾娘放甜些王婆點一盞和合湯遞與西門慶吃坐箇一晚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明日一發還錢王婆道不妨伏惟安置來日早請過訪西門慶又笑了去當晚無事次日清早王婆却纔開門把眼看門外時只見這西門慶又在門前兩頭來往踅王婆見了道這箇刷子踅得緊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這廝鼻子上只叫他舐不着那廝會討縣裡人便宜且教他來老娘手裡納些敗缺原來這箇開茶坊的王婆也是不依本分的端的這婆子

開言欺陸賈出口勝隋何只憑說六國唇鎗全仗話三齊口劍隻鸞孤鳳霎時間交仗成雙寡婦鰥男一席話

搬唆捉對解使三重門內女遮麼九級殿中仙玉皇殿
下侍香金童把臂拖來王母宮中傳言玉女攔腰抱住
畧施妙計使阿羅漢抱住比丘尼稍用機關教李天王
摟住鬼子母甜言說誘男如封涉也生心軟語調和女
似麻姑須動念教唆得織女害相思調弄得嫦娥尋配
偶

且說這王婆却纔開得門正在茶局子裡生炭整理茶鍋
張見西門慶從早晨在門前踅了幾遭一徑奔入茶房裡
來水簾底下望着武大門前簾子裡坐了看王婆只做不
看見只顧在茶局裡搧風爐子不出來問茶西門慶呼道
乾娘點兩盞茶來王婆應道大官人來了連日少見且請

坐便濃濃的點兩盞茶將來放在桌子上西門慶道乾娘相陪我吃箇茶王婆哈哈笑道我又不是影射的西門慶也笑了一回問道乾娘間壁賣甚麼王婆道他家賣拖蒸河漏子熱盪溫和大辣酥西門慶笑道你看這婆子只是風王婆笑道我不風他家自有親老公西門慶道乾娘和你說正經話說他家如法做得好炊餅我要問他做三五十箇不知出去在家王婆道若要買炊餅少間等他街上回了買何消得上門上戶西門慶道乾娘說的是吃了茶坐了一回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王婆道不妨事老娘牢牢寫在帳上西門慶笑了去王婆只在茶局子裡張時冷眼瞅見西門慶又在門前踅過東去又看一看走轉西

來又睃一睃走了七八遍逕踅入茶坊裡來王婆道大官人稀行好幾個月不見面西門慶笑將起來去身邊摸出一兩來銀子遞與王婆說道乾娘權收了做茶錢婆子笑道何消得許多西門慶道只顧放着婆子暗暗地喜歡道來了這刷子當敗且把銀子來藏了便道老身看大官人有些渴吃箇寬煎葉兒茶如何西門慶道乾娘如何便猜得着婆子道有甚麼難猜自古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着容顏便得知老身異樣蹺蹊作怪的事都猜得着西門慶道我有一件心上的事乾娘若猜的着時輸與你五兩銀子王婆笑道老娘也不消三智五猜只一智便猜箇十分大官人你把耳朵來你這兩日腳步緊趕趁得頻以定是記

猜看隔壁那箇人我這猜如何西門慶笑起來道乾娘你端的智賽隋何機强陸賈不瞞乾娘說我不知怎地吃他那日叉簾子時見了這一面却似收了我三魂七鬼的一般只是沒做箇道理入脚處不知你會弄手段麽王婆哈哈的笑起來道老身不瞞大官人說我家賣茶叫做鬼打更三年前六月初三下雪的那一日賣了一個泡茶直到如今不發市專一靠些雜趁養口西門慶問道怎地叫做雜趁王婆笑道老身爲頭是做媒又會做牙婆也會抱腰也會收小的也會說風情也會做馬泊六西門慶道乾娘端的與我說得這件事成便送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王婆道大官人你聽我說但凡捱光的兩個字最難要五

說出便無味不淡關目

件事俱全方纔行得第一件潘安的貌第二件驢的大行貨第三件要似鄧通有錢第四件小就要綿裏針忍耐第五件要閑工夫此五件喚做潘驢鄧小閑五件俱全此事便獲着西門慶道實不瞞你說這五件事我都有些第一我的面兒雖比不得潘安也充得過第二我小時也曾養得好大龜第三我家裡也頗有貫伯錢財雖不及鄧通也頗得過第四我最耐得他便打我四百頓休想我回他一拳第五我最有閑工夫不然如何來的恁頻乾娘你只作成我完備了時我自重重的謝你有詩為証

西門浪子意猖狂　死下工夫戲女娘　虧殺賣茶王老母　生教巫女就襄王

西門慶意已在言表了王婆道大官人雖然你說五件事都全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打攪也多是剎地不得西門慶說你且道甚麽一件事打攪王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挨光最難十分光時使錢到九分九釐也有難成就處我知你從來慳吝不肯胡亂便使錢只這一件打攪西門慶道這箇極容易醫治我只聽你的言語便了王婆道若是大官人肯使錢時老身有一條計便教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只不知官人肯依我麽西門慶道不揀怎地我都依你乾娘有甚妙計王婆笑道今日晚了且回去過半年三個月却來商量西門慶便跪下道乾娘休要撒科你作成我則個王婆笑道大官人却又慌了老身那條計

是個上着雖然人不得武成王廟端的強如孫武子教女兵十捉九着大官人我今日對你說這箇人原是清河縣大戶人家討來的養女却做得一手好針綫大官人你便買一疋白綾一疋藍紬一疋白絹再用十兩好綿都把來與老身我却走將過去問他討茶吃却與這雌兒說道有個施主官人與我一套送終衣料特來借曆頭央及娘子與老身揀個好日去請箇裁縫來做他若見我這般說不采我時此事便休了他若說我替你做不要我叫裁縫時這便有一分光了我便請他家來做他若說將來我家裡做不肯過來此事便休了他若歡天喜地說我來做就替你裁這光便有二分了若是肯來我這里做時却要安排

些酒食點心請他第一日你也不要來第二日他若說不
便當時定要將家去做此事便休了他若依前肯過我家
做時這光便有三分了這一日你也不要來到第三日晌
午前後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咳嗽爲號你便在門前說
道怎地連日不見王乾娘我便出來請你入房裏來若是
他見你入來便起身跑了歸去難道我拖住他此事便休
了他若見你入來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四分了坐下時便
對雌兒說道這個便是與我衣料的施主官人虧殺他我
誇大官人許多好處你便賣弄他的針線若是他不來兜
攬應答此事便休了他若口裏應答說話時這光便有五
分了我却說道難得這個娘子與我作成出手做虧殺你

兩個施主。一個出錢的。一個出力的。不是老身。路岐相央
難得這個娘子。在這里。官人好做個主人。替老身與娘子。
澆手。你便取出銀子來。央我買。若是他抽身便走時。不成
扯住他。此事便休了。他若是不動身時。事務易成。這光便
有六分了。我若拿了銀子。臨出門。對他道。有勞娘子相待。
大官人坐一坐。他若也起身走了家去時。我却難道阻當。
他。此事便休了。若是他不起身走動時。此事又好了。這光
便有七分了。等我買得東西來。擺去桌子上。我便道娘子。
且收拾生活吃一杯兒酒。難得這位官人壞鈔。他若不肯
和你同桌吃時。走了回去。此事便休了。若是他只口裡說
要去。却不動身時。此事又好了。這光便有八分了。待他喫

約酒濃時正說得入港我便推道沒了酒再叫你買你便又央我去買我只做去買酒把門拽上關你和他兩個在裡面他若焦燥跑了歸去此事便休了他由我拽上門不焦燥時這光便有九分了只欠一分光了便完就這一分倒難大官人你在房裡着幾句甜淨的話兒說將入去你却不可燥暴便去動手動脚打攪了事那時我不管你先假做把袖子在卓上拂落一雙筯去你只做去地下拾筯將手去他脚上捏一捏他若鬧將起來我自來搭救此事也便休了再也難得成若是他不做聲時此是十分光了他必然有意這十分事做得成這條計策如何西門慶聽罷大喜道雖然上不得凌烟閣端的好計王婆道不要

忘了許我的十兩銀子西門慶道但得一片橘皮喫莫便忘了洞庭湖這條計幾時可行王婆道只在今晚便有回報我如今趁武大未歸走過去細細地說誘他你却便使人將綾紬絹疋并綿子來西門慶道得乾娘完成得這件事如何敢失信作別了王婆便去市上紬絹舖裡買了綾紬絹段并十兩清水好綿家裡叫個伴當取包袱包了帶了五兩碎銀逕送入茶坊裡王婆接了這物分付伴當回去正是

兩意相交似蜜脾　王婆撮合更稀奇　安排十件挨光事　管取交歡不負期

這王婆開了後門走過武大家裡來那婦人接着請去樓

此等說有一線可通了

上坐地那王婆道娘子怎地不過貧家吃茶那婦人道便是這幾日身體不快懶走去的王婆道娘子家裡有曆日麼借與老身看一看要選個裁衣日那婦人道乾娘裁甚麼衣裳王婆道便是老身十病九痛怕有些山高水低頭先要製辦些送終衣服難得近處一個財主見老身這般說布施與我一套衣料綾紬絹段又與若干好綿放在家裡一年有餘不能勾做今年覺道身體好生不濟又撞着如今閏月趁這兩日要做又被那裁縫勒掯只推生活忙不肯來做老身說不得這等苦那婦人聽了笑道只怕奴家做得不中乾娘意若不嫌時奴出手與乾娘做如何那婆子聽了這話堆下笑來說道若得娘子貴手做時老身

便死來也得好處去久鬧得娘子好手針線只是不敢來相央那婦人道這個何妨得既是許了乾娘務要與乾娘做了將曆頭去叫人揀箇黃道好日奴便與你動手王婆道若是娘子肯與老身做時娘子是一點福星何用選日老身也前日央人看來說道明日是個黃道好日老身只道裁衣不用黃道日了不記他那婦人道歸壽衣正要黃道日好何用別選日王婆道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時大膽只是明日起動娘子到寒家則個那婦人道乾娘不必將過來做不得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則簡又怕家裡沒人看門前那婦人道既是乾娘恁地說時我明日飯後便來那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了當晚回復

了西門慶的話約定後日准來當夜無話次日清早王婆收拾房裡乾淨了買了些線索安排了些茶水在家裡等候且說武大吃了早飯打當了擔兒自出去做道路那婦人把簾兒掛了從後門走過王婆家裡來那婆子歡喜無限接入房裡坐下便濃濃地點道茶撒上些松子胡桃遞與這婦人吃了抹得桌子乾淨便將出那綾紬絹段來婦人將尺量了長短裁得完備便縫起來婆子看了口裡不住聲假喝采道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眼裡真個不曾見這般好針線那婦人縫到日中王婆便安排些酒食請他下了一筯麵與那婦人吃了再縫了一歇將次晚來便收拾起生活自歸去恰好武大歸來挑着空擔兒進

門那婦人拽開門下了簾子武大入屋裡來看見老婆面色微紅便問道你那里喫酒來那婦人應道便是間壁王乾娘央我做送終的衣裳日中安排些點心請我武大道阿呀不要喫他的我們也有央及他處他便央你做得件把衣裳你便自歸來吃些點心不值得攪惱他你明日倘或再去做時帶了些錢在身邊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常言道遠親不如近鄰休要失了人情他若是不肯要你還禮時你便只是拿了家來做去還他那婦人聽了當晚無話有詩為證

阿母牢籠設計深　大郎愚鹵不知音　帶錢買酒酬奸詐　却把婆娘自送人

且說王婆子設計已定賺潘金蓮來家次日飯後武大自出去了王婆便踅過來相請去到他房裡取出生活一面縫將起來王婆自一邊點茶來吃了不在話下看看日中那婦人取出一貫錢付與王婆說道乾娘奴和你買杯酒吃王婆道阿呀那里有這個道理老身央及娘子在這里做生活如何顛倒教娘子壞錢婆子的酒食不到的吃傷了娘子那婦人道却是拙夫分付奴來若還乾娘見外時只是將了家去做還乾娘那婆子聽了連聲道大郎直恁地曉事直頭既然娘子這般說時老身權且收下這婆子生怕打攪了這事自又添錢去買些好酒好食希奇菓子來殷懃相待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人由你十八分精細

被人小意兒過縱十箇九箇着了道兒再說王婆安排了
點心請那婦人吃了酒食再縫了一歇看看晚來千恩萬
謝歸去了話休絮煩第三日早飯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
了便走過後頭來叫道娘子老身大膽那婦人從樓上下
來道奴却待來也兩個厮見了來到王婆房裡坐下取過
生活來縫那婆子隨即點盞茶來兩個吃了那婦人看看
縫到晌午前後却說西門慶巴不到這一日裹了頂新頭
巾穿了一套整整齊齊的衣服帶了三五兩碎銀子逕投
這紫石街來到得茶坊門首便咳嗽道王乾娘連日如何
不見那婆子瞧科便應道兀誰叫老娘西門慶道是我那
婆子趕出來看了笑道我只道是誰却原來是施主大官

人你來得正好且請你人去看一看把西門慶袖子一拖拖進房裡看着那婦人道這個便是那施主與老身這衣料的官人西門慶見了那婦人便唱箇喏那婦人慌忙應道是放下生活還了萬福王婆却借着這婦人對西門慶道難得官人與老身段疋放了一年不曾做得如今又虧殺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真箇是布機也似好針線又密又好其實難得大官人你且看一看西門慶把起來看了喝采口裏說道這位娘子怎地傳得這手好生活神仙一般的手段那婦人笑道官人休笑話西門慶問王婆道乾娘不敢問這位是誰家宅上娘子王婆道大官人你猜西門慶道小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吟吟的笑道

便是間壁的武大郎的娘子西門慶道原來却是武大郎的娘子小人只認的大郎是個養家經紀人且是在街上做些買賣大大小小不曾惡了一個人又會撰錢又且好性格真箇難得這等人王婆道可知哩娘子自從嫁得這個大郎但是有事百依百隨那婦人應道拙夫是無用之人官人休要笑話西門慶道娘子差矣古人道柔軟是立身之本剛強是惹禍之胎似娘子的大郎所為良善時萬丈水無涓滴漏王婆打着獵鼓兒道說的是西門慶獎了一回便坐在婦人對面王婆又道娘子你認的這個官人麼那婦人道奴不認的婆子道這個大官人是這本縣一個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叫做西門大官人萬萬貫錢

開着個生藥鋪在縣前家裡錢過北斗米爛成倉赤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光的是寶也有犀牛頭上角亦有大象口中牙那婆子只顧誇奬西門慶口裏假嘈那婦人就低了頭縫針線有詩爲証

水性從來是女流　背夫常與外人偷　金蓮心愛西門慶　婬蕩春心不自由

西門慶得見潘金蓮十分情思恨不就做一處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遞與這婦人說道娘子相待大官人則箇吃罷茶便覺有些眉目送情王婆看着西門慶把一隻手在臉上摸西門慶心裡瞧科巳知有五分了自古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王婆便道大官人

不來時老身也不敢來宅上相請一者緣法二乃來得恰好常言道一客不煩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錢的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不是老身路岐相煩難得這位娘子在這里官人好做個主人替老身與娘子澆手西門慶道小人也見不到這里有銀子在此便取出來和帕子遞與王婆備辦些酒食那婦人便道不消生受得口裡說却不動身王婆將了銀子便去那婦人又不起身婆子便出門又道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那婦人道乾娘免了却亦是不動身也是因緣却都有意了西門慶這廝一雙眼只看着那婦人這婆娘也把眼偷瞧西門慶見了這表人物心中倒有五七分意了又低着頭自做生活不多時王婆買

了些見成的肥鵞熟肉細巧菓子歸來盡把盤子盛了菓子菜蔬盡都裝了搬來房裡桌子上看着那婦人道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喫一杯兒酒那婦人道乾娘自便相待大官人奴却不當那婆子道正是專與娘子澆手如何却說這話王婆將盤饌都擺在桌子上三人坐定把酒來斟這西門慶拏起酒盞來說道娘子滿飲此杯那婦人謝道多感官人厚意王婆道老身知得娘子洪飲且請開懷吃兩盞兒有詩為証

從來男女不同筵　賣俏迎奸最可憐　不獨文君奔司馬　西門慶亦偶金蓮可笑

却說那婦人接酒在手那西門慶拏起筯來道乾娘替我

勸娘子請些個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與那婦人吃一連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盪酒來西門慶道不敢動問娘子青春多少那婦人應道奴家虛度二十三歲西門慶道小人痴長五歲那婦人道官人將天比地王婆便插口道好箇精細的娘子不惟做得好針線諸子百家皆通西門慶道卻是那里去討武大郎好生有福王婆便道不是老身說是非大官人宅裡枉有許多那里討一箇赶得上這娘子的西門慶道便是這等一言難盡只是小人命薄不曾招得一箇好的王婆道大官人先頭娘子須好西門慶道休說若是我先妻在時卻不恁地家無主屋倒竪如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喫飯都不管事那婦人問道官人

恁地時殁了大娘子得幾年了西門慶道說不得小人先妻是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是件都替的小人如今不幸他殁了已得三年家裡的事都七顛八倒爲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在家裡時便要嘔氣那婆子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你先頭娘子也沒有武大娘子這手針線西門慶道便是小人先妻也沒此娘子這表人物那婆子笑道官人你養的外宅在東街上如何不請老身去吃茶西門慶道便是唱慢曲兒的張惜惜我見他是路岐人不喜歡婆子又道官人你和李嬌嬌却長久西門慶道這箇人見今取在家裡若得他會當家時自册正了他多時王婆道若有這般中的官人意的來宅上說沒妨事麼西門慶道

我的爹娘俱已沒了我自主張誰敢道個不字王婆道我自說要急切那里有中得官人意的西門慶道做甚麼了便沒只恨我夫妻緣分上薄自不撞着西門慶和這婆子一遞一句說了一回王婆便道正好吃酒却又沒了官人休怪老身差撥再買一瓶兒酒來吃如何西門慶道我手帕裡有五兩來碎銀子一發撒在你處要吃時只顧取來多的乾娘便就收了那婆子謝了官人起身睃這粉頭時三鍾酒落肚鬨動春心又自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只低了頭却不起身那婆子滿臉堆下笑來說道老身去取瓶兒酒來與娘子再吃一杯兒有勞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注子裡有酒沒便再篩兩盞兒和大官人吃老身直

妙○痴○了○了○不○

去縣前那家有好酒買一瓶來有好歇兒撺掇那婦人口裡說道不用了坐着却不動身婆子出到房門前便把索兒縛了房門却來當路坐了手裡一頭績着緒且說西門慶自在房裡便斟酒來勸那婦人却把袖子在卓上一拂把那雙筯拂落地下也是緣法湊巧那雙筯正落在婦人脚邊西門慶連忙蹲身下去拾只見那婦人尖尖的一雙小脚兒正蹺在筯邊西門慶且不拾筯便去那婦人綉花鞋兒上捏一把那婦人便笑將起來說道官人休要囉唣你有心奴亦有意你真個要勾搭我西門慶便跪下道只是娘子作成小生那婦人便把西門慶摟將起來當時兩個就王婆房裡脫衣解帶共枕同歡正似

交頸鴛鴦戲水並頭鸞鳳穿花喜孜孜連理枝生美甘甘同心帶結將朱唇緊貼把粉面斜偎羅襪高挑肩膊上露一彎新月金釵倒溜枕頭邊堆一朵烏雲誓海盟山搏弄得千般旖旎羞雲怯雨揉搓的萬種妖嬈恰恰鶯聲不離耳畔津津甜唾笑吐舌尖楊柳腰脉脉春濃櫻桃口呀呀氣喘星眼朦朧細細汗流香玉顆酥胸蕩漾涓涓露滴牡丹心直饒匹配眷姻偕真實偷期滋味美

當下二人雲雨纔罷正欲各整衣襟只見（西門慶何等）王婆推開房門入來說道你兩個做得好事西門慶和那婦人都吃了一驚那婆子便道好呀好呀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曾叫你來

偷漢子武大得知須連累我不若我先去出首回身便走

那婦人扯住裙兒道乾娘饒恕則個西門慶道乾娘低聲

王婆笑道若要我饒恕你們都要依我一件事那婦人便道休說一件便是十件奴也依乾娘王婆道你從今日爲始瞞着武大每日不要失約負了大官人我便罷休若是一日不來我便對你武大說那婦人道只依着乾娘便了

王婆又道西門大官人你自不用老身說得這十分好事巳都完了所許之物不可失信你若負心我也要對武大說西門慶道乾娘放心並不失信三人又吃幾杯酒巳是下午的時分那婦人便起身道武大那厮將歸奴自回去便踅過後門歸家先去下了簾子武大恰好進門□說

王婆看着西門慶道好手段麼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我到家裡便取一錠銀送來與你所許之物豈可昧心王婆道眼望旌節至專等好消息不要叫老身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西門慶笑了去不在話下那婦人自當日爲始每日踅過王婆家裡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恩情似漆心意如膠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到半月之間街坊鄰舍都知得了只瞞着武大一個不知有詩爲証

好事從來不出門　惡言醜行便彰聞　可憐武大親

妻子　暗與西門作細君

斷章句話分兩頭且說本縣有箇小的年方十五六歲本身姓喬因爲做軍在鄆州生養的就取名叫做鄆哥家中

止有一箇老爹那小厮生的乖覺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裡賣些時新菓品如常得西門慶齎發他些盤纏其日正尋得一籃兒雪梨提着來遶街尋問西門慶又有一等的多口人說道鄆哥你若要尋他我教你一處去尋鄆哥道聒噪阿叔叫我去尋得他見撰得三五十錢養活老爹也好那多口道西門慶他如今刮上了賣炊餅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上王婆茶坊裡坐地這早晚多定正在那里你小孩兒家只顧撞入去不妨那鄆哥得了這話謝了阿叔指教這小猴子提了籃兒一直望紫石街走來逕奔入茶坊裡去却好正見王婆坐在小凳兒上績緒鄆哥把籃兒放下看着王婆道乾娘拜揖那婆子問道鄆

哥你來這裏做甚麼鄆哥道要尋大官人撰三五十錢養活老爹婆子道甚麼大官人鄆哥道乾娘情知是那箇便只是他那箇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箇姓名鄆哥道便是兩箇字的婆子道甚麼兩箇字的鄆哥道乾娘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門大官人說句話望裏面便走那婆子一把揪住道小猴子那裏去人家屋裏各有內外鄆哥道我去房裏便尋出來王婆道含鳥猢猻我屋裏那得甚麼西門大官人鄆哥道乾娘不要獨吃自呵也把些汁水與我呷一呷我有甚麼不理會得婆子便罵道你那小猢猻理會得甚麼鄆哥道你正是馬蹄刀木杓裏切菜水泄不漏半點兒也沒得落地直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炊餅的哥哥

發作那婆子吃了他這兩句道着他眞病心中大怒喝道含鳥猢猻也來老娘屋裡放屁辣臊鄆哥道我是小猢猻你是馬泊六那婆子揪住鄆哥鑿上兩箇栗暴鄆哥叫道做甚麼便打我婆子罵道賊猢猻高則聲大耳刮子打出你去鄆哥道老咬蟲沒事得便打我這婆子一頭又一頭大栗暴鑿直打出街上去雪梨籃兒也丟出去那籃雪梨四分五落滾了開去這小猴子打那虔婆不過一頭罵一頭哭一頭走一頭街上拾梨兒指着那王婆茶坊裡罵道老咬蟲我教你不要慌我不去說與他不做出來不信提了籃兒逕奔去尋這箇人不是鄆哥來尋這箇人却正是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直教險道神脫了衣冠小鄆哥

尋出患害畢竟這鄆哥尋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曰說淫婦便象箇淫婦說烈漢便象箇烈漢說呆子便象箇呆子說馬泊六便象箇馬泊六說小猴子便象箇小猴子但覺讀一過分明淫婦烈漢呆子馬泊六小猴子光景在眼淫婦烈漢呆子馬泊六小猴子聲音在耳不知有所謂語言文字也何物文人有此肺腸有此手眼若令天地間無此等文字天地亦寂寞了也不知太史公堪作此衙官否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四